

權

界

論

商務印書館

英國穆勒約翰原著  
閩侯嚴復譯迷

羣 己 權 界 論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# ON LIBERTY

BY

J. S. MILL

Translated by

YEN FU

1st ed., Sept., 1903

9th ed., April, 192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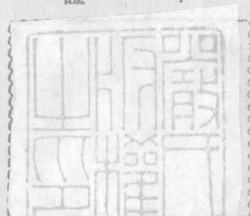
Price: \$0.80, postage extra

THE COMMERCIAL PRESS, LIMITED

SHANGHAI, CHINA

ALL RIGHTS RESERVED

證 印



癸卯年九月四日  
中華民國十五年

前清宣統三年閏六月十一日稟部註明七  
月十六日領到著字第三百二十五號執照

PRESENTED

to the

LIBRARY

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

By

Pres. C. J. Lin

June 12, 1938

譯者序

嚴子曰。嗚呼。楊子雲其知之矣。故法言曰。周之人多行。秦之人多病。十稔之間。吾國攷西政者日益衆。於是自繇之說常聞於士大夫。顧竺舊者既驚怖其言。目爲洪水猛獸之邪說。喜新者又恣肆泛濫。蕩然不得其義之所歸。以二者之皆譏。則取舊譯英人穆勒氏書。顏曰羣己權界論。界手民印版以行於世。夫自繇之說多矣。非穆勒氏是篇所能盡也。雖然。學者必明乎己與羣之權界。而後自繇之說乃可用耳。是爲序。

穆勒原自序

以伉儷而兼師友於真理。要道有高識。遐情足以激發吾之志氣。其契合印可。爲吾勞莫大之報。訓其於是篇也。吾實爲所感而後作。是最精之義。吾與彼共之。吾乃今以是長供養此寶愛悲傷之舊影而已。蓋是之爲書。猶吾平生他所纂述者。曰吾作可也。曰吾妻之作亦可也。曩凡成書。爲吾妻所覆審者。其受益恆不可計量。今茲吾妻不及見其成。故獲此益甚寡。此中要義。凡欲得其揚榷者。今此已無。則此書之不幸也。嗚乎。洪思尊感永閼幽宅。使不佞能裒其半以傳諸人間。將較自爲紬寫。其無所裱觸扶翊於斯人。不可跂及之。神智者。其爲有餽人羣。乃真不可量爾。

# 譯凡例

或謂舊翻自繇之西文 Liberty 里勃而特。當翻公道。猶云事事公道而已。此其說誤也。謹案。里勃而特。原古文作 Libertas 里勃而達。乃自繇之神號。其字與常用之 Freedom 伏利當同義。伏利當者。無罣礙也。又與 Slavery 奴隸、Subjection 臣服、Bondage 約束、Necessity 必須等字爲對義。人被囚拘。英語曰 To lose his liberty 失其自繇。不云失其公道也。釋繫狗。曰 Set the dog at liberty 使狗自繇。不得言使狗公道也。公道西文自有專字。曰 Justice 札思直斯。二者義雖相涉。然必不可混而一之也。西名東譯。失者固多。獨此天成。殆無以易。

中文自繇。常含放誕恣睢無忌憚諸劣義。然此自是後起附屬之詁。與初義無涉。初義但云不爲外物拘牽而已。無勝義亦無劣義也。夫人而自繇。固不必須以爲惡。卽欲爲善。亦須自繇。其字義訓。本爲最寬。自繇者。凡所欲爲。理無不可。此如有人獨居世外。其自繇界域。豈有限制。爲善爲惡。一切皆自本身起義。誰復禁之。但自入羣而後。我自繇者人亦自繇。使無限制約束。便入強權世界。而相衝突。故曰人得自繇。而必以他人之

貴族之治。則民對貴族而爭自繇。專制之治。則民對君上而爭自繇。乃至立憲民主。其所對而爭自繇者。非貴族非君上。貴族君上。於此之時。同束於法制之中。固無從以肆虐。故所與爭者。乃在社會。乃在國羣。乃在流俗。穆勒此篇。本爲英民說法。故所重者。在小己國羣之分界。然其所論。理通他制。使其事宜任小己之自繇。則無間君上貴族社會。皆不得干涉者也。

西國言論。最難自繇者。莫若宗教。故穆勒持論。多取宗教爲喻。中國事與相方者。乃在綱常名教。事關綱常名教。其言論不容自繇。殆過西國之宗教。觀明季李贄桑悅葛寅亮諸人。至今稱名教罪人。可以見矣。雖然。吾觀韓退之伯夷頌。美其特立獨行。雖天下非之不顧。王介甫亦謂聖賢必不徇流俗。此亦可謂自繇之至者矣。至朱晦翁謂雖孔子所言。亦須明白討箇是非。則尤爲卓犖俊偉之言。誰謂吾學界中無言論自繇乎。須知言論自繇。只是平實地說實話求真理。一不爲古人所欺。二不爲權勢所屈而已。使理眞事實。雖出之讐敵。不可廢也。使理謬事誣。雖以君父。不可從也。此之謂自繇。亞理斯多德嘗言。吾愛吾師。柏拉圖勝於餘物。然吾愛眞理。勝於吾師。卽此義耳。蓋世間

一切法。惟至誠大公。可以建天地不悖。俟百世不惑。未有不重此而得爲聖賢。亦未有倍此而終不敗者也。使中國民智民德而有進今之一時。則必自寶愛真理始。仁勇智術。忠孝節廉。亦皆根此而生。然後爲有物也。

是故刺譏謾罵。揚訐譴張。仍爲言行愆尤。與所謂言論自繇行己自繇無涉。總之自繇云者。乃自繇於爲善。非自繇於爲惡。特爭自繇界域之時。必謂爲惡亦可自繇。其自繇分量。乃爲圓足。必善惡由我主張。而後爲善有其可賞。爲惡有其可誅。又以一己獨知之地。善惡之辨。至爲難明。往往人所謂惡。乃實吾善。人所謂善。反爲吾惡。此干涉所以必不可行。非任其自繇不可也。

此譯成於庚子前。旣脫稿而未刪潤。嗣而亂作。與羣籍俱散失矣。適爲西人所得。至癸卯春。郵以見還。乃略加改削。以之出版行世。嗚呼。此稿旣失復完。將四百兆同胞待命於此者深。而天不忍塞其一隙之明歟。姑識之以觀其後云爾。

光緒二十九年歲次癸卯六月吉日嚴復識

目錄

原自序

首篇引論

篇二釋思想言論自繇

篇三釋行己自繇明特操爲民德之本

篇四論國羣小己權限之分界

篇五論自繇大義之施行

羣己權界論

英國穆勒約翰著

侯官嚴復幾道譯

首篇引論

著書宗旨

立憲之國  
所得自繇

有心理之自繇。有羣理之自繇。心理之自繇。與前定對。羣理之自繇。與節制對。今此篇所論釋。羣理自繇也。蓋國合衆民而言之曰國人。函社會國家在內舉一民而言之曰小己。今問國人範圍小己。小己受制國人。以正道大言之。彼此權力界限。定於何所。此種問題。雖古人之意。有所左右。而爲之明揭究論者希。顧其理關於人道至深。輒近朝野所爭。樞機常伏於此。且恐過斯以往。將爲人羣大命之所懸。不佞是篇之作。所爲不得已也。所言非曰新說。但宇內治化日蒸。所以衡審是非。裁量出入。稍與古殊。非爲討本窮原之論。難有明已。與自繇反對者爲節制。亦云自繇節制。二義之爭。我曹勝衣就傳以還。於歷史最爲耳熟。而於希臘羅馬英倫三史。所遇尤多。民之意謂。出治政府勢必與所治國民爲反對。故所謂自繇。乃裁抑治權之暴橫。治權或出於一人。或出於國

民中之一族一種。其得此治權也。或由創業之戰勝。或席繼體之承基。而其人常非所治者之所愛戴。然其臨下之威。民不欲忤。而亦不敢忤。特於厲己之政。時謹戒防而已。蓋民生有羣。不可無君。顧君權不可廢矣。而最難信者。亦惟君權。彼操威柄。不僅施之敵讐也。時且倒持。施於有衆。夫弱肉強食。一羣之內。民之所患。無窮不得已。則奉一最強者。以彈壓無窮之猛鷲。不幸是最強者。時乃自啄其羣。爲虐無異所驅之殘賊。則長嘴鋸牙。爲其民所大畏者。固其所耳。故古者愛國之民。常以限制君權。使施於其羣者。不得恣所欲爲。爲祈禱。其君所守之權。限其民所享之自繇也。其得所祈禱者。有二塗焉。與其君約。除煩解嬈。著爲寬政。如是者。謂之自繇國典。國典亦稱民直。侵犯民直者。其君爲大不道。而其民可以叛。一也。立國民之代表。凡國之大事。必其君與代表者互諾。而後稱制。二也。前曰有限君權。後曰代表治制。夫君權有限。歐洲諸國大抵同之。至代表治制。則不盡然。近世樂尙自繇之民。所汲汲勤求者。其端在此。或舊無而求其制立。或舊有而求其完全。自人類不可以無君。而兩害相權取其輕者。則

所期不過有其一尊而不爲暴已耳。過斯以往。非所圖也。

自世運之日進文明也。民又知治己者不必悉由於異己。而與之反對爲利害也。則謂與其戴其一而君之。何若使主治之人。即爲吾所任使而發遣者。脫有不善。吾得以變置之。夫惟如是。而後政府虐民之事。可以無有。而國民之勢。乃以常安。輓近各國民黨所力求者。皆此選主任君之治制。而前所謂節損君權立之限域者。又其次已。彼謂鰓鰓限制治權。其事無取。夫治權所常憂其無限者。以出治之君之利害與受治之民常違道也。乃今出治之君與受治之民爲一體而同物一體而同物。故出治者之利害無異受治者之利害。國家之好惡莫非其民之好惡也。夫國固何嫌於一己之好惡。而常防之問天下有施暴虐於其一己者乎。固無有也。故使君受命於國人。而其勢常可以變置。則雖畀以無限不制之治權。猶無害也。彼之權力威福。國人之權力威福也。而所以集於其躬者。以行政勢便耳。是謂自治之民。惟自治之民。乃真自繇也。夫如是之思想。實五十年以來吾歐講自繇者所同具。即今大陸之中。持此說者猶至衆。若

然民主之  
國不必真  
享自繇

夫去泰去甚。謂五洲治制。其甚不善者。固不足存。乃若其餘。限其治權已足。則政家之中。所不多觀者矣。

人之有所短也。常以不偶。而隱常以志得。而彰。惟哲理與政論亦然。夫當夢懷民主治制之秋。徒稽古而向慕。則有謂民主之權。不必憂其無限者。夫非至當不刊之說也耶。卽或以法民革制之日。所爲多悖人理爲疑。然於前說。不足遂搖也。彼將謂其時行事。多出於一二人之僭私。非國憲旣立之效。夫叩心疾視之民。發狂乍起。而以與積久之專制爲讐。則逆理不道之事。誠有然者。不得據此議前說也。乃浸假民主之治制立矣。於是論治之士。乃得取其制。徐察而微譏之。何則。於此之時。固有事實之可論也。爾乃悟向所亟稱自治之制。與所謂以國民權力治國民者。其詞義與事實。不相應也。雖有民主而操權力之國民。與權力所加之國民。實非同物。其所謂自治者。非曰以己治己也。乃各以一人而受治於餘人。所謂民之好惡。非通國之好惡也。乃其中最多數者之好惡。且所謂最多數者。亦不必其最多數。或實寡而受之以爲多。由是民與民之間。方

此所以必  
明羣己之  
權界

相。用。其。却。制。及。此。然。後。知。限。制。治。權。之。說。其。不。可。不。謹。於。此。羣。者。無。異。於。他。羣。民。以。一。身。受。治。於。羣。凡。權。之。所。集。即。不。可。以。無。限。無。間。其。權。之。出。於。一。人。抑。出。於。其。民。之。太。半。也。不。然。則。太。半。之。豪。暴。且。無。異。於。專。制。之。一。人。

夫。太。半。之。豪。暴。其。爲。可。異。者。以。羣。之。既。合。則。固。有。却。持。號。召。之。實。權。如。君。上。之。詔。令。然。假。所。詔。令。者。棄。是。而。從。非。抑。侵。其。所。不。當。問。者。此。其。爲。暴。於。羣。常。較。專。制。之。武。斷。爲。尤。酷。何。則。專。制。之。武。斷。其。過。惡。常。顯。然。可。指。獨。太。半。之。暴。行。於。無。形。所。被。者。周。無。所。逃。虐。而。其。入。於。吾。之。視。聽。言。動。者。最。深。其。勢。非。束。縛。心。靈。使。終。爲。流。俗。之。奴。隸。不。止。於。此。之。時。徒。制。防。於。官。吏。之。所。爲。不。足。也。必。常。有。以。圍。衆。情。時。論。之。却。持。使。不。得。用。衆。同。之。威。是。其。所。是。制。爲。理。想。行。誼。之。當。然。以。逼。挾。吾。小。己。之。特。操。甚。或。禁。錮。進。步。使。吾。之。天。資。賦。稟。無。以。相。得。以。底。於。成。材。必。隕。然。泯。其。品。量。之。殊。以。與。俗。俱。靡。而。後。可。此。壓。力。之。出。於。本。羣。者。所。爲。大。可。懼。也。是。故。以。小。己。聽。命。於。國。羣。而。羣。之。所。以。干。涉。吾。私。者。其。權。力。不。可。以。無。限。也。必。立。權。限。而。謹。守。之。無。任。侵。越。此。其。事。關。於。民。生。之。休。戚。與。世。風。之。升。降。實。較。

以是非之  
無定故自  
繇之權界  
難以竟立

所以折專制之淫威者。爲尤重也。

此自其理而言之。則亦人人所共見。顧於事實。問權限之立。當在何許。社會之節制。小己之自繇。必何如而後不至於衝突。則古人於此無成說也。其有待於審立。幾無事而不然。今夫民生之所以日休。而人道不至於相苦者。在人行事有不可叛之範圍耳。交際之地。重者則邦有常典。下者雖刑憲所不及而毀譽加焉。然則國法清議之用。必何如而後與公理合。此真人事之最重最亟者矣。從往事而觀之。向所謂是非之公。舍一二最爲明顯之端。無確然可據者也。曠觀千古。無兩世之從同。橫覽五洲。微二國之相合。而一時一地所號爲經法者。他時他地。且詫以爲奇。然則是非之至無定。可以見矣。所足怪者。常人於事理是非。恆若無所疑難。一似自有人道以來。其然否無不脗合也者。視其國所用舊法。皆言下而其意已明。卽事而其理已足。如是之妄見。幾天下之所同。其所以然無他。由習俗耳。蓋習俗移人之力最神。故古人謂服慣爲第二性。夫豈僅第二。視爲第一者有之矣。惟以習久之成性也。故制爲是非。以相程督。每徑

情。遂事。無所猶豫於其間。且人人視其義爲固然。於己初無可思。於人亦所共喻。此其蔽所由愈堅。而爲終身不解之大惑也。輒近游談之士。自擬哲家。每云折中人事。準情勝於酌理。一時風行。目爲擊論。夫準情。則一切證辨推籀之事。皆可勿施。故其論言行法則也。各本一己之中情。以期天下人之同彼。不悟是所謂法則者。既不爲眞理。所折中。初不過一人之私好。就令同之者多。得所比附。亦不過一黨人之私好。以云天則。邇乎遠矣。乃自常人觀之。則若一己有好。而又得衆情之已同。此於公理。已爲至足。平生藉宗教所傳示者。以定是非別善惡。宗教傳示。有不悉及。則以衆情之同異爲從違。卽其紬繹經文。解析神義。亦捨此無他術焉。是故常人之心。所爲美惡毀譽者。非眞理也。恆視其靈臺所受。範之外緣。其所謂理者。非理。其成見可也。其迷信可也。其所以媚俗可也。乃至媚嫉傾害之隱。虛僞氣矜之隆。與凡其心之所畏欲。無不可以爲理者。夫畏欲。不過關於一身之私。而私之當理與否。更無待論。使所居之羣。有貴賤之等衰。則其國所謂禮義者。大抵從守位別尊而起例。此如古斯巴坦之與希臘。今

古人所爭者是非而  
不爭自繇  
之公理爭  
者獨宗教  
耳然宗教  
自繇無實  
行者

美洲田主之與黑奴。乃至天下之王侯庶人君臣男女。皆私權之所由分。卽禮法之所由立。此各國貴賤分途。各主是非之大略也。

社會之好惡。抑社會強有力者之好惡。遂本之以爲其民言行之科律。其或不率。則邦有常典。野有常譏。行之既久。雖有先知先覺之民。其爲慮出於其羣甚遠。莫能辭而闢之也。所斷斷者。特一二節目間。見其所操持。與舊義不相得耳。卽言好惡。彼將言社會宜孰好而孰惡。至問人人之好惡。何以宜律以社會之好惡。非所圖矣。或社會所舊有者。彼心懷其異同。則思易其舊者使從己。至明好惡之端。宜任人人之自擇所未暇也。若夫近古豪傑之士。據最高之地。所守正而爲議純。累挫不衄。至必達其義而後已者。吾於宗教之士。僅乃見之。故吾歐宗教之爭。最足開自繇之理想。且於此。見求心所安者。其道爲不足恃也。蓋惡異喜同之情。在真誠篤教之家。無問所守何宗。未有非其心之所安者。卽宗教變革之初。其始發難。爲不受羅馬公教之衡軛。顧其黨同伐異之情。所謂眞教惟一而不可二者。新宗與所攻之舊宗。所懷無二致也。逮憤爭之燄既衰。而